

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

憎恨男人的人？

女权主义者是不快乐的人？

不喜欢涂唇彩和穿高跟鞋的人？

Chimamanda Ngozi Adichie

女性的权利

（尼日利亚）

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 著

张芸 文敏 译

天才女作家阿迪契风靡世界的演讲 同名 TED 演讲 3000000 人点击观看

政府统一采购 全国 16 岁的青少年人手一本

用演讲原声 用单曲《完美无瑕》（Flawless）向其致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女性的权利

(尼日利亚)

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 著

张芸 文敏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301

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
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

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

Copyright © 2012,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
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ARRANGERS OF MARRIAGE

Copyright © 2009,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 2017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的权利/(尼日利)奇玛曼达·恩
戈兹·阿迪契著;张芸,文敏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
出版社,2016
ISBN 978-7-02-012048-2

I. ①女… II. ①奇… ②张… ③文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尼日利亚—现代 IV. ①I437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4829 号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潘爱娟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2.75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048-2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引 言

本书是2012年12月我在TEDxEuston发表的演讲的修订版。TEDxEuston是一个一年一度聚焦非洲的大会，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演讲者发表简明的讲话，旨在刺激和启发非洲人民及非洲的朋友。几年前，我在另一场TED大会上发过言，演讲的题目是“单一故事的危险性”，谈到刻板的成见如何限制和决定我们的思维，尤其是在关于非洲的问题上。在我看来，“女权主义者”这个词、女权主义这一观念本身，同样受制于刻板的成见。当我的哥哥楚克斯和最好的朋友

伊克——两人都是 TEDxEuston 大会的联合组织人——坚持邀我发言时，我无法拒绝。我决定讲一讲女权主义，因为我对此深有感触。我猜想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主题，但我希望开启必要的对话。于是那晚，当我站上讲台之际，我仿佛有种在家人面前的感觉——一群亲切、专注的听众，但对我演讲的主题可能有所抵触。最终，他们的起立鼓掌给了我希望。

目录

引 言 1

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 1

婚 事 41

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

欧克娄玛是我儿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。他和我住在同一条街，像个大哥哥般地照顾我：我若喜欢上一个男孩，我会征询欧克娄玛的意见。欧克娄玛风趣睿智，穿着尖头牛仔长靴。2005年12月，欧克娄玛在尼日利亚南部的一次空难中丧生。至今，我仍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。欧克娄玛是一个我可以同他辩论、同他大笑、倾心交谈的人。他也是第一个称我是“女权主义者”的人。

那时我约莫十四岁。我们在他的家里，辩论，我们俩满脑子充斥着从书本上得来的半生不

熟的知识。我不记得这次辩论具体是关于什么。但我记得，当我争论再三不肯罢休时，欧克娄玛看着我，说：“你可知道，你是个女权主义者。”

那不是一句称赞。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得出来——那种语气，好比一个人说：“你支持恐怖主义。”

我并不明白“女权主义者”这个词的含义。我也不想让欧克娄玛知道我不明白。所以我置之不理，继续辩论。我计划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字典里查那个词。

*

现在，快进到若干年以后。

2003年，我创作了小说《紫木槿》，写一个男人，和其他男人一样，虐待他的妻子，故事的

结局不太美好。我在尼日利亚宣传这本小说时，一名记者，一位和蔼、善意的男士，对我说，他想要给我一些建议。（尼日利亚人，如你们所知，非常急于主动地提供建议。）

他告诉我，人们说我的小说倡导女权主义，他给我的建议是——他说话时悲哀地摇着头——我千万别自称女权主义者，因为支持女权主义的女人是不快乐的，原因是她们找不到丈夫。

于是，我决定自称是一个“快乐的女权主义者”。

后来，一位学者，一位尼日利亚女士，告诉我，女权主义不是我们的文化，女权主义是反非洲的，我自称女权主义者，只因我受了西方书籍的影响。（那令我觉得发噱，因为我早期读的书，许多明显是非女权主义的：十六岁以前，米

尔斯-布恩出版社的每一本言情小说我想必都读过。而每次，当我试图阅读那些标榜为“女权主义经典文本”的书时，我感到无聊，我得费劲才能读完它们。)

总之，既然女权主义是反非洲的，我决定从那一刻起自称是一个“快乐的非洲女权主义者”。后来，一个亲密的朋友告诉我，自称女权主义者意味着我憎恨男人。于是我决定，从那一刻起我是一个“快乐、不憎恨男人的非洲女权主义者”。在某一时刻，我是一个“快乐、不憎恨男人的非洲女权主义者，喜欢涂唇彩，穿高跟鞋，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男人”。

当然，这里面有许多半开玩笑的成分，但那体现的是，“女权主义者”这个词背着多么沉重的包袱，负面的包袱：你憎恨男人，你憎恨胸

罩，你憎恨非洲文化，你认为应该由女人主掌一切，你不化妆，你不剃毛，你总是愤怒，你没有一点幽默感，你不用除体味的芳香剂。

*

以下，这是我童年的一则故事。

我在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座大学城恩苏卡^①上小学，我的老师在开学时说，她将给全班进行一次测验，得分最高的人将担任班长。班长是个了不起的职务。身为班长，你可以每天记下吵闹者的名字，那本身即是足以令人飘飘然的权力，而且我的老师还会发给你一根藤条，你一边握在手中，一边走来走去，巡视全班，揪出吵闹的人。

① 恩苏卡 (Nsukka)，尼日利亚东南部阿南布拉州大学城，创建于1960年的恩苏卡大学为尼日利亚第一所国立大学。

当然，你不准实际使用那根藤条。但对九岁的我而言，那令人兴奋而神往。我十分想当班长。我在那次测验中获得了最高分。

接着，令我意外的是，我的老师说班长必须是男生。她先前忘了说明那一点；她以为那是显而易见的。一个男生在测验中获得了第二高分，因此他当了班长。

更加吊诡的是，这个男生性情温柔、和善，对手持棍子巡视全班毫无兴趣。而我却满怀壮志地想那么做。

但我是女的，他是男的，他当了班长。

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件小事。

假如我们一再重复地去做某件事，那便成了常规。假如我们一再见到相同的情况，那便见怪不怪。假如只有男生当选为班长，那么到某一时

刻，我们会完全相信，即便是潜意识里，班长必须是男生。假如我们见到的永远只有男人出任公司首脑，那便开始显得“自然而然”，只有男人可以成为公司首脑。

*

我时常错误地认为，某些在我眼里显而易见的事，在别人眼里一样显而易见。以我亲密的朋友路易为例，他是一个聪颖、进步的男人。我们会聊天交谈，他会对我讲：“我不明白你说女人面临的形势不同、更难是什么意思。也许过去是这样，但今非昔比。现在方方面面面对女人而言都挺好的。”我纳闷路易怎么会看不出如此不言自明的事。

我喜爱回到故乡尼日利亚，许多时候会待在

拉各斯，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。有时，傍晚，高温退去，城市的步调放慢，我和朋友家人外出用餐，去饭店或咖啡馆。有一晚，路易和我与朋友相约外出。

拉各斯有一项神奇的特色服务：三三两两精力旺盛的小青年，围集在某些店家门外，殷勤万分地“帮”你泊车。拉各斯是一座大都市，有近两千万人口，比伦敦更有活力，比纽约更具进取精神，所以人们想出各种各样的谋生手段。和在大多数大城市一样，夜间找停车处很难，所以这些年轻人开创了一项营生，寻得停车位——即便有空位时——并大打手势，指引你停入你的车位，承诺会“看好”你的车，到你回来为止。那晚帮我们找到停车位的男子，动作举止格外夸张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于是，在我们离开之际，我

决定给他一点小费。我打开皮包，伸手进包里拿钱，我把钱递给那名男子。他——这位开心、感激的男子，从我手中接过钱，然后望向另一边的路易，说：“谢谢，先生！”

路易看看我，一脸惊讶，问：“他为什么感谢我？我没有给他钱。”随后我从路易的脸上看出他恍然大悟。那名男子相信，我的钱，不管如何，最终都是从路易那儿来的。因为路易是男的。

*

男人和女人不一样。我们有不一样的荷尔蒙，不一样的性器官，不一样的生理功能——女人能生小孩，男人不能。男人有更多的睾丸激素，一般说来，体力上强过女人。全世界女人比